

新潮旧浪

马鸿博 著

XIN CHAO JIU LANG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

内 容 提 要

长篇小说《新潮旧浪》是《河东河西》的姐妹篇，展现出我国农村改革初期的社会风貌。

潞阳河畔的河庄村在改革初期所遇到的矛盾，把干部群众推上不同的角色，各种思想观念冲突，各种场面纷呈，可见改革初期的种种艰辛，重重风云。

《新潮旧浪》成功地塑造了副县长牛初立的可敬形象，其他人物也都写得形神兼具，性格分外鲜明。

《新潮旧浪》能使人凝神多思，启人心扉，能使人浮想联翩，汲取教益，是一部较为成功的作品。

春在烟花爆竹声中降临了。她飘袂而至，风情万种，笑盈盈地轻歌曼舞。婉转嘹亮的歌声，飘过原野，缭绕城市和村庄，使人们感到温馨、祥和、欢乐和幸福；锦绣华丽的广袖，舞动起阵阵春风，吹动了山川，吹醒了大地。

春风浩荡，四海生辉，华北大平原上翻动着滚滚春潮。春风像一只温柔的神手，抚摸着树木上干枯的枝条，使它柔韧变绿，咧嘴吐芽，开出红色的、黄色的、紫色的、白色的花，色彩斑斓，争奇斗艳，和人们一起欢笑。春风像有力的脚步，踏动了禁锢的大地，招来嫩黄翠绿、奇形怪状的野草。有的像针一样尖头尖脑地拱出地面；有的从土里拱出来，像戴着尖顶土帽，探头探脑地窥看一番，才从土帽下钻出来，见了天日。

饱经风霜严寒的麦苗，开始返青起身，肥大的麦叶竞相生

长，淹没了黄褐色的土地，成了一片绿色的海洋。几乎与其同步生长的是野生的臭蒿子，它窝藏在麦田里，与麦苗争水争肥。有的长得比麦苗高出一头，洋洋自得，忘乎所以地在微风中摆动着。勤劳的人们躬身锄麦，拔掉蒿草，从碧波似的麦田里飞出了甜蜜悠扬的歌：

我们的家乡，
在希望的田野上，
炊烟在新建的住房上飘荡，
小河在美丽的村庄旁流淌。
一片冬麦，
一片高粱，
……

在一块一块黄色的土地里，已种上了谷子。猫耳朵似的肥厚的谷苗中夹杂着叶儿瘦长的莠子。刚出土时，谷子苗、莠子苗难以分辨，长得高些以后，人们以“紫根谷、白根莠”来区分。可是，有些谷种也是白根，这就容易鱼目混珠，让人难以辨认了。但是，莠子逃脱不了老农的慧眼，是免不了挨锄头的。但也有侥幸者，在耕耘的人稍微疏忽大意，莠子就幸免遇难，长大以后，莠子穗趾高气扬地在谷子穗上面摇头晃脑。

横跨在滏阳河两岸的河庄村，景色分外妖娆，河堤上的柳树婆娑起舞，大路旁的杨树拍手唱歌，河庄大桥上车水马龙，黑龙潭边人山人海。过去静穆、萧条的河庄，一跃成为喧闹、繁华的河庄了。现代化的音响，旋来荡去；人们情不自禁地高歌，歌声腾空而起；小摊小贩的叫卖声，撕破喉咙；烧香念佛的

哼唱声，嗡嗡嗡嗡。再加上鸡鸣狗叫，这一支庞杂的乐队，弄得人眼花缭乱，神魂颠倒。

河庄村东，人们稀稀落落地排列了三里多长，这是东庄的人们正在铺垫公路的路基。他们挥动臂膀，谈笑风生，一个个的眼神里充满希望。

立春，第一个非凡的节气，能动地改天，使大地颤
1 动，万物苏醒；使气候和暖，天色明媚。

徐徐的春风带着新生、改革、温馨、繁荣的消息，到了千家万户。男女老幼闻到春风送来的喜讯，谁不开心动情呢？谁不对新的一年充满希冀呢？

但是，春暖还伴随着春寒，气候变化，寒暖交错，昨日天气晴和，北风一吹，一夜之间就变了天，从彤云密布的天空中，飞舞下柳絮似的雪花来。

“下雪了，牛县长。”

副县长牛初立趴在办公桌上，正专心致志地看省里发的农村改革简报，听到喊声，“哦、哦”着扭头面向屋门，等待农村改革办公室的赵主任进门来。但是，只闻其声，不见其人。他喊道：“赵主任，进屋来吧。”没有回应，他扭头又看起农村改革简报。看完以后，他瞪大眼睛看着屋门，心想：昨天农村改革办公室成立，和赵主任说好啦，今天下乡去摸一摸干部、群众

对改革的认识，怎么招呼了一声，没有进屋来呢？到哪里去了呢？他点燃了一支烟，抹搭着眼，喷着烟雾，琢磨起农村改革来。

牛初立，四十多岁了，大杉杆个子，背微微有点驼。多年的黑瘦干巴脸，现在胖了些，白了些。他那双抹搭眼很少抹搭了，睁得圆圆的，炯炯有神，流露出智慧的光泽。不时还眯着眼睛微笑，笑得令人感到亲切。他头上那顶缺颜少色的帽子换成了深蓝色的呢子帽，过春节做了一身新衣裳，藏蓝色的中山装穿着很合体，很气派，就是脚底下蹬的那双棉鞋，是他媳妇做的，既不入时，又和服装不般配。但是，他却不断在人们面前炫耀说：“别看俺小孩他娘做的这双棉鞋样子不好看，穿着又暖和又轻便。”

最近，县委确定：由县委书记王瑞增和副县长牛初立负责农村改革。牛初立劲头很足，决心把农村改革搞好。他等农村改革办公室赵主任等得性急了，把烟头往地上一扔，站起身来用脚踩灭，大步走出屋门，左顾右盼，没有人影，心里窝了火。他观看天气，云层移动，飞雪绵软地落在地上，顿时便融化了。他看到门前的一棵两搂多粗的古松，树身已经成了空洞，树干的皮也已脱光，好像老年人脱掉了头发，光秃秃的。但是，被飞雪一浸润，湿漉漉的，反而有了光泽。树的高处，几个枯老的树干上，有新枝伸向四方，好像几把雨伞，青翠碧绿，很有生气。据说这棵松树已有四、五百年的历史了，明成祖迁都北京后，曾出现升平景象，修建县衙后，在大堂的两旁种了松树。现在只剩下它孤立地矗立着，顽强地生长着。

牛初立两手背剪，看着树头，若有所思。他想：人像一棵树，应该顽强，不怕风雪雨霜，下这么小的雪能影响下乡吗？

又想：树也像人一样，一生坎坷，历经沧桑。看到几个伞形的枝头在风雪中摇动，脑海中又显现出“树大招风”这个成语。这时，赵主任大踏步地走来了。

赵主任，名叫晓忠，三十七、八岁，中等身材，头脑活，心路多。他脸色黧黑，浓眉下藏着一双细长流动的眼睛。头发粗硬，留着寸头，好像鞋刷子毛一样立着。他穿着深灰色涤卡挂面儿的短大衣，没有系扣，袒露着一身蓝色新制服，仪表堂堂，风度翩翩。他来找牛初立一起下乡，见县委胡副书记向他招手，便一溜小跑到了胡书记跟前。

“有事吗？胡书记。”

“今天你忙什么呀？”

“牛县长说让我和他一起下乡哩。”

“下雪哩，还去吗？给小武盖的房子正收拾呢，收拾好了，让他和爱争搬过去。天不好，人手少，你去帮他们收拾两天吧。”

赵晓忠的两道浓眉一皱，脸上呈现为难的神色，“啊——，牛县长等着我呢。”看到胡副书记的脸色不悦，急忙改口说：“胡书记，我去，我去收拾房子。”

胡副书记是主管干部的，心想让赵晓忠去收拾房子，一定满口答应，因为赵晓忠当上办公室主任对他感激万分。可是，万万没有想到赵晓忠答应得不痛快，脸色陡然一变，把手一扬说：“算啦！我找别人，你找牛县长下乡去吧！”

赵晓忠看到胡副书记憔悴的脸上流露出一丝恼怒，说话的语气使他颤栗，一双唯命是从的眼睛瞅着胡副书记，怯生生地说：“胡书记，别找别人啦，我去，我去。”

胡副书记看到赵晓忠恭顺的样子，淡然一笑：“农村改革

办公室才成立，就忙着下乡，有什么急事呢？我让你当办公室主任，不一准碰别人的心，你知道吗？”

赵晓忠的眼睛流动着，偷看了看胡副书记，见脸色和悦了，心里才松宽了，拘谨地点头说：“我心里清楚。”

“小赵呀，你和牛初立在一块，要留心。他钻牛角尖，认死理，他说的不一定都对。过去有名的牛保守，现在成了牛改革了。你要小心他用牛蹄子弹你。”

赵晓忠两眼盯着胡副书记，乖乖地点着头，像给胡副书记请示一样说：“我告诉牛县长一声，就去收拾房子。”

胡副书记把手一摆，“去吧。”

赵晓忠远远看见牛初立在屋门口站着，匆忙走过去，“牛县长，下雪了，咱还下乡吗？”

“刚才在屋里听到你喊了一声，出门一看，不见你了，你到哪儿去啦？”牛初立问。

“一个人找我说了几句话。”

“我看天空泛白，雪下不大，咱们去吧。”

赵晓忠一听出乎自己的所料，忙编假话说：“刚才，家里来人，有事让我回去。牛县长，事如果不急，晚两天再下去吧。”

“家里有事儿，你回去吧，要抓紧办，早日回来，办公室才成立，事儿正多呢。”

赵晓忠一转身，立即面浮笑容，低着头大步走了。

牛初立回到屋里，又认真地看了一遍那份简报。他看到外地农村解放思想、大胆改革的消息，眼睛一亮，心中一热。他点着了一支烟，缕缕烟云从他的嘴角断断续续冒出来，抹搭着眼，领会简报的精神，脑海里翻动着他在河庄公社东庄大队搞的改革来：那时他唯恐上级指责他搞包产到户，便用“落实”

这个当时很时兴的词代替了“包产”二字，叫“生产任务落实到户”。现在回忆起来，那时遮遮掩掩，羞羞答答搞改革，而提法不如简报上“联产承包责任制”的提法好。一支烟没有吸完就掐灭了，他想：趁这两天事儿不多，到东庄大队去一趟，和干部群众商量商量，如何进一步搞好改革，如何把贫穷落后的东庄变成富裕兴旺的新农村，在改革新潮即将四起的时候，涌出耀眼的浪花，起到“拨亮一盏灯，照亮一大片”的作用，使全县广大农村都富裕起来。

牛初立走出办公室，望着天空，层层云彩缓慢地移动，片片雪花稀落地飞舞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天快晴了，这点雪怎能挡住行路呢？”转身回屋，推出自行车，兴致勃勃地到东庄大队去了。

在出县城东街口时，看到前面一辆130汽车停在路旁，上面装着崭新的家具，大立柜在上面高高地立着，还有桌子、椅子，几个人正在忙着卸车，见卸车的人当中有赵晓忠，心里一怔，想：他说家中有事儿，怎么在这里卸车呢？他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仔细一看，的确是赵晓忠。这时，赵晓忠也发现了骑自行车的牛初立，把头一扭，搬着一张桌子慌慌张张地到了门里。

牛初立疑惑赵晓忠为什么家中有事儿不回家，而在这里卸车呢？他紧蹬了几下自行车，到了汽车跟前，向门里一看，这是新盖的瓦房，一排五间，门窗高大，黄色、绿色，油漆得鲜艳夺目。从门里走出胡副书记的儿子胡小武来，挥舞着手，猴模狗样，看见牛初立，立即改变了一副面孔，郑重地喊：“牛县长。”

“啊，是小武呀。”牛初立下了自行车。

“下着雪，到哪里去呀？”

“到河庄公社东庄大队去。这是你搬家吗？”

“正收拾屋子，过两天再搬过来。”

牛初立心有所悟：哦——，原来赵晓忠托词不下乡，是给胡副书记家帮忙呀！不满情绪油然而生，骑上自行车，紧蹬了几下，匆匆而去。

胡小武搬着椅子，哼唱小曲，进了大门。

赵晓忠和李爱争在屋里正商议家具怎样安放好，见胡小武进来，急忙问道：“牛县长过去了吗？”

“过去了。下着雪，到河庄公社东庄大队去了。”

“原来说的俺俩今天一起下乡。为来这里搬运家具，我对他说家中有事儿，不去了，晚两天再下乡。牛县长积极，下着雪就去了。”

胡小武的爱人李爱争，打扮得艳丽多姿，很有派头地指挥着他们安放家具。她原是河庄公社党委书记，选举时落选了。听了赵晓忠的话，她那双变化多端的眼睛转动了一下，长眼睫毛扇动着，把嘴一撇，极其鄙视极其不屑地说：“他充积极哩！是东庄那个大脚婆娘吸引着他。不然的话，下着雪他才不去呢！”

胡小武随声附和：“怨不得他骑车子劲儿那么足，闹了半天是有娘们勾引着他呀。”

赵晓忠听了，愣了一下。

李爱争的长眼睫毛忽扇了两下，半鼻音半喉音地“哼”了一声，说：“让他乘兴而去，败兴而归。”

赵晓忠莫名其妙地看着李爱争，似乎在问：他怎么会败兴而归呢？

2

牛初立出了县城，路上行人稀少，而汽车却不间断地来来往往。他呼吸着飞雪带来的新鲜洁净的空气，心地像初春的原野一样宽广。冷嗖嗖的小北风吹拂着，不觉寒冷，不觉劳累，两腿轻松地蹬着自行车，脑子里想着东庄大队。

牛初立曾在东庄大队蹲过四、五年点。他原是河庄公社党委副书记，革命委员会副主任，后来被提拔到县里当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。在换届选举时，被选为副县长。他的地位变了，但与河庄公社，尤其与东庄大队的感情没有变。他一有空就到东庄，他的心还在东庄，日夜思虑如何把贫穷落后的东庄变成富裕康乐的新农村。

到了东庄，天放晴了，太阳在白云里边显现出来。在东庄大队部门口，他就听到了做木工活的“叮当”声响，高兴地走了进去。

办公室里空无一人，他到北屋工房里向做活的人们招手

问好；人们都含笑地和他答话致意。他见工房里没有一个大队干部，便把自行车放在他过去的住屋里，到于自乐老汉家去了。

自乐老汉家已经盖了新门楼，两扇黑漆的大门，在太阳的照耀下，明晃晃地闪光。以前用柳条编的篱笆门，早已在灶火膛里烧成灰烬了。牛初立推门进了院子，三间土北屋依旧，和以前不同的是新盖了两间表砖西屋，他的三儿子于有宝夫妇住着。

自乐老汉听到大门“吱扭”响，开了一扇北屋门往外看，见是牛初立来了，高兴地迎出屋门：“老牛哇！嘿嘿！快屋里来吧。”

自乐老汉说话爱“嘿嘿”地笑，总是乐呵呵的，以前人们说他“苦作乐”，现在是真的“福中乐”了。他六十多岁，黧黑的脸上布满皱纹，像蜘蛛网一样，皱纹包住了一双精明闪亮的金鱼眼。他的眼睛黑眼珠多，神气得很，好像一对小太阳，光亮从皱纹里放射出来。两鬓已经出现苍老的斑点，但身体还很壮实。他是老党员，多年的大队贫协主任。在整个河庄，乃至四邻八乡，人们称他老革命，是个有影响的人，群众信服他。

牛初立喊着“大叔”到了屋里，很随便地坐在木凳上，接过自乐老汉递给烟，问起自乐老汉今年过春节的情况。

自乐老汉“嘿嘿”一笑，“年过得好！户户丰衣足食。我做了件新棉袄，大儿媳妇给做的，你看，又大又厚，穿着暖暖和和的。买了个新帽子。吃的比过去哪一年也强，到街上一走，煮肉的香味，炒煎的香味，满街筒子。今天中午在我家吃，还有过年的东西哩，不用准备，现成。”

牛初立看着自乐老汉戴的酱色的栽绒帽儿，想起了以前

戴的褪了颜色的又脏又旧的棉军帽；看着自乐老汉穿的深蓝色的大棉袄，想起了以前穿的光板儿老羊皮坎肩。高兴地说：“大叔，咱家里的生活比以前提高了，但还是不富裕啊。”伸手一指漆黑破旧的房顶，“这房子还没有翻盖呀。”朝屋里四周扫了一眼，“这屋里连件像样儿的家具也没有呀。”

“这房子是1956年发大水后上级给了救济款盖的，旧房子倒了，一晃二十多年啦。抹一层泥，雨水冲啦，又抹一层，抹了好几次啦。早想翻盖翻盖，可是没有力量呀。”

“想想办法嘛。”牛初立吸着烟，瞅着自乐老汉，而自己也在开动脑筋。

“嘿嘿，想什么法儿呢？老大有水是个土里刨食的料儿，靠种地只够吃穿，收的粮食、棉花卖不了几个钱。老三有宝，还算是个顶名儿的生产小队长，也是只顾种自己的几亩地，一年也攒不下几个钱。老二更提不起来，缺心少肺的，还得靠我管着他。”

这时于有宝和他媳妇回来了，俩人边走边说，逗着不满周岁的小男孩。自乐老汉听到有宝的说话声，喊道：“有宝，老牛来啦！”

于有宝和他媳妇进了屋，寒暄了几句。牛初立接过小孩儿，双手举着，小孩儿张嘴笑起来。

于有宝自从和于有路给牛初立贴大字报以后，见了牛初立，虽然有说有笑，但心里总觉着隔着什么，不能坦诚相见。他慌忙给牛初立倒着茶，不知说什么好。他媳妇拘谨地在一旁站着。

自乐老汉对有宝说：“拿出酥鱼来，我和老牛喝几盅。”又对有宝媳妇说：“给我孩子，你做饭去吧，把剩的饺子馏上。”

牛初立阻止说：“我不喝酒，你见我喝过酒吗？”

自乐老汉嘿嘿笑着说：“今年过年我买了两瓶酒，高兴啦，喝两盅，你少喝点儿。”

于有宝端上一碗酥好的小鱼，拿了酒壶、酒盅，倒了酒，打横坐下。

牛初立感到盛情难却，守着一盅酒，只浅浅地喝上一两滴。他看到碗中的鱼，联想到于自乐老汉一生爱好捞鱼，何不建个鱼塘，让他养鱼呢。“大叔，我想了个致富的门道，对集体有利，对咱家也有利。”

“你的景儿多，什么门道呀？”自乐老汉将黏在胡子上的酒滴一抹说。

“我想让大队建个鱼塘，买鱼苗养鱼。你一生和鱼打交道，在养鱼、捞鱼这方面比别人强得多。你将鱼塘承包了，一年按打捞一万斤算，就能卖一万五千多元。承包入按四成分，一年收入六千多元，两年就是个万元户，到那时还愁翻盖房子？”

自乐老汉的金鱼眼转动了转动，“修鱼塘好哇，毛主席说‘农、林、牧、副、渔，全面发展’嘛！可是，土地都承包了，在哪里挖鱼塘呢？”

“老牛沟里不行吗？可以用水泵把滢阳河里的水抽到鱼塘里。”

“行，我到老牛沟去转转，看在什么地方挖好，嘿嘿！”

于有宝高兴地说：“牛县长，这鱼塘我和俺爹承包啦，保证把鱼塘管好。”

“好！好！”牛初立充满希望的眼睛盯着于有宝，“有宝，你年轻，有文化，能写能算。大队发展经济靠你，这个家富裕起

来也靠你。你要多学习，多动脑筋，有些观念要转变呀。”

“是，是。”于有宝低下头，感到羞怯。

牛初立对自乐老汉说：“下午，我找刘和贵，和大队干部研究研究，咱们大队如何发展经济，把建渔塘的事提出来，让大家商定一下。大叔，你看咱大队还应抓哪些工作呢？”

自乐老汉思索了一会儿说：“发展经济，木制厂大淘气他们搞得哇！油坊里增加了轧花，人多了，摊子大了，得好好抓一抓。”

“大叔，说得对，我们商量商量，大队党支部找个得力的人去棉油厂，加强那里的领导。”

下午，大队干部会开得很热烈，大家喜气洋洋，为发展经济各抒己见。大家同意修建渔塘，还提议成立大队农机站，购买小型农业机械，解决有些户耕地难、播种难的问题。并确定由大队长于有路负责筹办，于有路满口答应。为了加强棉油厂的领导，大队确定让大队团支部书记、第一生产队队长刘保成去担任厂长。而刘保成把小叭狗鼻子一耸，想托词不干。

目光犀利的牛初立看透了刘保成的心底，嘻笑着说：“木制厂有大淘气，棉油厂有小淘气，两个淘气比高低，小淘气要赛过大淘气嘛！”

人们哄笑起来。

小淘气刘保成跟着笑了，不好意思再推辞了。

最后，牛初立提出了在春耕大忙以前，把从东庄东口至干线公路这一段路修好，给大家讲了“要致富、先修路，经济要发展，道路要先行”的道理。大家一致同意。

雷厉风行，说干就干。牛初立和大队干部一起到了村东，野外使人清爽，他们高兴地说笑着，定了路的宽度、高度，给各

生产队量了分包的路段，定好明天动工。大家欣赏着西天日落前出现的瑰丽的云朵，回村去了。

第二天，树梢上的太阳驱散了空中的云絮，清爽的和风吹走了人们的倦意。

东庄村东，在东西大道两旁，人们三五成群，稀稀落落地拉了有三里多长。有的在刨路南长秃的杨树；有的在掘土修垫路基，把原来三米宽的大道往南扩展成八米宽的公路，接通到干线公路上。人们兴致勃勃，说笑声此起彼伏。年轻人什么时候也忘不了逗闹，你用铁锹掘土扬我，我用铁锹掘土扬你，扬在身上，扬在头上，嘻笑一片，但活不少干。

一位姑娘情不自禁地哼起了歌，顽皮的小伙子听了挤眉弄眼。修路工地上歌声、叫声、嘻笑声，在一望无垠的田野里飘荡着。

这时一辆黑牛拉的胶皮轮大车，从东边走来，“嗵—哒—”吆喝牲口的声音由远而近。赶车的名叫刘二撇，是刘狗屎的近门侄子。刘狗屎经常找他给自己干点活儿，管顿饭，有时还给点工钱。后来刘二撇到大队饭店里当跑堂的，一早一晚还是抓他这个劳力。刘狗屎坐在车上，背对着太阳，手扶着车帮，有时他也吆喝一声，让黑牛快走。

大车到了人们修路的地方，生产队长小淘气拦住问：“你不知道修路吗？怎么送粪去啦？”

“我早起送趟粪，卸了车，就来修路。”刘狗屎回答。

拉粪车停住，臭味飘散开来，人们有的捂鼻子，有的扭脖子。不仅车上脏臭，而黑牛也没有出息，早不屑，晚不屑，偏偏在人群里撅起尾巴，臀起粪来。

小淘气说：“你们捂鼻子嫌臭，没有粪庄稼能长好吗？牛